

T5418/3991

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ANN ARBOR, MICHIGAN
1941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濟南李攀龍

于鱗父

著稿

莆田宋光廷

穉脩父

校閱

男

祖駿

爾逸父

補註

祖驊

爾騁父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

江浙

寧波府
鄞縣

先是縣以饑饉餓孳載道。公至輒大發賑。

句

鄞音銀

起者萬計。夏大旱。用璧天井山。璧禮神之玉也。雲漢

卒寧莫龍見于雩。方雩而龍見。雨徵也。雩旱祭也。諸

我聽雨踵公至。即所謂隨車雨也。後漢書百里

源能興雲雨故也。嵩出巡處。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

曰某等是公百姓獨不迂降。乃廻赴之。雨隨車而下

邑遂以有秋。成熟謂之有秋。周書若乙巳復大旱乃

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鬱攸。火氣也。左傳哀

景伯命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註濡帷幕於出必直風

風以反。出而巡行。火所必衝。風而行天亦為之反。風

向火叩頭。遂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

參伍。參伍謂參劑而酌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

中。如探其橐中而劑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

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堰壩也。注水瀦洩惟時。

瀦蓄也。旱則瀦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齒豁。赫然在

俾下。俾城上女牆。言見枯骨在城下也。帶輒屬吏某

所樹斫為棺。塋焉而後去。漢書黃霸傳詰朝冢纍纍

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齒豁。赫然也。此見公

纍纍多貌。世說丁令威學仙化鶴繇是旁邑之民來

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

劑

堰音偃

瀦音儲

格

齒音清

俾音皮

而歸詠詩云何不學子仙家纍纍

歸者蓋數千戶

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

蓋募兵恐徒爲無賴惡少之窟穴耳武成

今商王受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聚淵藪

亡者皆歸之如魚之聚淵藪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

云謂前識先見也韓子先物行先理動之日聽獄常數

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尅期入逮

若固在焉此卽唐太宗縱囚法上縱囚回家期性敏

捷一經目卽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

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

之於體如匪澣衣見後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

澣音幹

厲厲同音役皆瘴氣

彌音周

歲歎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

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民自償之又若謂不敢以下

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義言令如神明勿使有留宿之信公卒聽

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調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爲戶

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府

之永豐縣人屬江勤人薛晨時爲郡諸生嘗館於其

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

身自出之也左傳子產曰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胃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

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雲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

一一回顧上
文自是首擊
尾應之法

而雨火而反風者天耶。歲一歉家相勸效。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為迂。而益為斥守。益嚴斥倭安能輒傳城下也。鄞之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盡矣乎。其言才美盡露于鄞。故卒。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內然未有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為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遭時自奮美不得不盡也貨殖終不遺餘力而讓財才不特數者哉。言才有餘而數不足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基。其先崇陽之南谷人。

湖廣武昌府崇陽縣

五世曰

榮四者。始亡命宜春。

江西袁州府宜春縣亡命有罪而奔命逃死也。漢史張儉亡命

困迫望門投止

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

生宜黃。生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

用嘗貫為縣功曹。

縣吏

處士日趨縣。諸兄裝齋之矣。

其言

得諸兄心信任不疑

嘗為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

錢。護送伯兄家眷至蜀空手而歸

而謂伯彼且謂紹箕廉吏弟誦義

豈有窮時。何更為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即令不與

齋言齋

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

且謂伯兄曰：人皆謂汝廉吏，我亦廉吏。第

誦義且無窮，何乃盛裝而歸以傷廉名？且萬一道塗不虞，越境都盡也。就使無不虞之事，亦恃有兄耳。假令不與伯兄俱往蜀而往他所，則道塗中緩急將誰恃乎？此言所以不特一錢歸之故。處士嘗

侍疾於父鐸所。侍疾，父側。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患

苦嗑，咽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診

脈也。診籍，即藥書。諸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

秘傳之方。截玄猿啖之，病旋已也。截，齧肉而切之。啖，食也。崇

陽故無猿，乃處士走索猿，自禱三日不得猿，剖膚進

矣。即三日得猿，自禱於天，若三日不得猿，割已肉以進耳。有此孝心，遂得猿。南谷

說音悅

噬音蓋
診音輾

截音士
啖音淡

數音朔

恩音混

去縣可十里所。處士嘗夜為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

即馮河水且滅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率用濟

河矣。母李且哀，恃粥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

三過。獨謂處士乃數見，愈益鮮，使毋嗜食，不為愛兒

所不恤。久恩兒為也。陸賈傳：賈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

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註：賈語其

子以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我一歲中往來汝

家及過他客處，率不過再三過，間或時時來見汝，必

令鮮美，作食慎無以不鮮美之物。久恩我為也。不鮮

時竊藉假借其名以行。其欲攘其隣善田。即詳伴為隣

人券而行錢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季布傳曹丘揖

曰得黃金千斤不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為

汝亦豪家可自。即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空署

為之安用我為。名無益我終。其先胼胝。手重繭闢草萊且漑且糞沾

不汝直也。沾曰甌窶拓之不餘。稽力。高地狹小之區曰甌窶滑

積勞至高沃。旅亞。痔錢。鏹。言其先人勤苦

然喜有此一區之地。拓之不敢愛其力。積數年之功

乃變硤瘠為膏腴肥沃之壤。而率其旅亞之長幼具

農器以耕之。周頌侯亞侯旅倂載南畝。注侯維也。亞

仲叔也。旅眾子弟也。倂始載事也。言男力長幼齊力

於治耕也。又云痔乃錢鏹奄觀銍艾。注痔具也。錢即

鈇鏹即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言命甸

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計侯出倂載如趨仕宦所。倂

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計侯出倂載如趨仕宦所。載

見上註言計其東作之候出而始事。翹首望納稼期

於耕如趨仕宦之途。言急於耕也。翹首望納稼期

不啻欲堰苗起。言望之切也。幽風十月納禾稼。謂

子時時行。饁田畔往來見土壤。愉悅無不視若綺錦。婦

饁音粟
餉田食

甌窶音猷
婁

痔音治
鏹音博

辟睥同
嫗音預老
婦

離農畝奈何欲一旦責收其田當使彼負耒耜安在乎

所。句屬豪亦欲辟睥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

無取也所急謂有難則急救之游俠傳郭解曰是人吾所急也言豪欲謀奪嫗田以處士故卒不

敢取乃嫗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又不受券益見非自

利處士夙昔好堪輿家喜談地理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

書肘後爾蓋自食伎術行道間千里傳糶實不持一

錢相冢書即地理書又術家有肘後經即此也言從蜀歸惟有此書繫之肘後自食伎術於行路之間

故千里不齎處士取胡毋生子縉女為程伯驥妻縉

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為郎復與同舍比部中同為刑部

趣趨同
難去聲

郎也比部見推官汪公墓誌銘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毋論與

里閭浮沉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苦排難解紛各

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能使邑中豪亦以義行相高不奪嫗田匹婦

賂遺不忍以其身為溝壑指不受遺券事身為溝壑見推官汪公墓誌銘恐

彼以我為非人也刺客傳魯勾踐曰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得父母

而事與不得於父母孰愉快哉得謂得父母懼心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北京真定府元有浙江行省

平章政事者家錢塘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葛領相傳馬平章

遺址者其故第也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塋西湖卽

智果寺東墓也庸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

事國初改理問始徙湖州之德清浙江湖州府安吉州德清縣

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最少景暹配姚氏

生二子次卽公公復徙仁和籍焉杭州府仁和縣蓋馬氏中

瓏音龍

濯音檀

臬音業
掾音院

哀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德清豪易與也。錢塘仁和皆杭州府附郭縣，非邑。浩穰水陸之會也。淮陰傳：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暨公兄以臬曹掾滿歸邑。

雖仁和。然公自以大丈夫能廢千金之產，能致千金之產者也。使藉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孔氏用鐵

公則屬產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

之產者也。使藉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孔氏用鐵

冷為業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悉家致富數千金。

故南陽行賈盡手足之謂何，而又熾兄以為利。熾音細

也謂瑣瑣與兄計筭錙銖也。句法本檀弓：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來。即依外家何必

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

聘享經師，內交諸友，行修自行將幣將奉一聽通政

君所為。羔雁玄纁，無不腆焉。羔雁贄也。取卿贄用羔。大夫贄用雁。之義。玄纁

幣也。淺絳曰纁。文選：玄纁，綱疊羔雁成群。其自奉苟無匱而已。延師則豐，自奉則儉。

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

京師。己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

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太僕

少卿。尋改今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

纁音熏

褒音秀

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謂通

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知在天上。以爾

韋布之微。褒然子大夫。後為王吉士。褒然服飾盛貌。庶吉士取書經

庶常言讀書玉堂之署。著作館閣。宋史蘇易簡為翰林學士。太宗以玉

堂之設。虛傳其號。乃於紅綃士御書飛曰四字曰玉

堂之署。以賜本院。掛於玉堂之上方。知貴矣。玉堂者

聚集天下名士為群王之堂。著作既而冠柱後。立西

臺。漢官儀御史周官也。為柱于史冠一名柱後。以鐵

在京闕西。故謂之西臺。其門北開。取肅殺之義。持天下風裁。攬轡海岱。以臨

真定。攬轡見賈母魏氏墓誌銘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

髮音毛

史以下郡邑吏。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後。譽髦

如林。三輔之後。想是嘗提督陝西學政也。今之陝西

齊詩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註譽名髦。俊也。言文王

純一不已。動與天合。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而

成其俊。又之美也。如林多也。俎豆邦畿。稱文校藝。以慰樂育之心

思服自近始。一何雄也。以吾擁乎爾。而再詣。京師

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為我約。四方諸長

者朝夕與游。及再詣。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

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什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

顯庸。諸長者皆封君也。言諸封君之子。或出補郡。或

長上聲

爾驟致大位有顯庸爾周國語尋以卿貳待年南都
襄王曰以剗制天下自顯庸也

用儲大體 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欲豈但金陵之

勝哉吾欲爾盡忠報國不但愛此金陵勝槩地理志

金陵古秣陵也春秋楚威王以此地有天子氣

理金以厭之曰金陵吳孫林所謂東以赤山為成臯

西以長江為黃河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曲

阜龍蟠虎踞經營四方根本三吳為東門荆蜀為始

西戶閩廣為南府連江湖控淮海是金陵之勝也始

吾為爾行修將幣羔雁玄纁唯腆厚里閨少年方姍

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必者爾自爾有今

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三月二十七日

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即張太孺人二子長即通政

姍音訕

耆音其父

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生娶陳氏繼娶

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學生娶禮部尚

書高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耆孫三綱出也

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官生高循學三

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一曰鳳娥公事

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女兒姊也嫁於胡家少時

在家見公失父母而孤獨公尤德之及通政君貴命之曰願爾

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公之伯景昌者公伯以進

士為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我我欲立汝為後評事公沒

附此為曲終之奏蓋見此公高誼

而族人訟焉。公不為後也。族人爭分其財。公獨載其主而時祀之。以為常。公為汝壻于張。其長女贅者輒背去。公代為養而卒葬之。其厚倫理篤恩義。出于天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踏公府。口不譚貨利。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難之矣。

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廢千金。焦勞中興。自奉菲劣。腆于修幣。課子起家。歷厥華要。以守卿貳。此方其三命。而於車上。儻時也。車上儻見二不挾郡邑大夫。謬恭以為尊重。相如傳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倦游之臨邛臨邛謬為

恭敬日往而間執少年。姍笑者。即計田宅。明積著作。朝相如為焦勞菲劣。得志而為之。何所不至矣。積著即積貯又不

然悼俗之懷。與拯物之具。為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事如蓋公輩。郡邑大夫將請燕閒。而不可得。漢書曰膠西蓋公

善治黃老言明於治道郡國事有不便者輒縷縷凍闕失郡邑大夫日造請者以十數曹參為齊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躬

致千金。子孫息之。孰大卿貳。乘此大權。坐失觀變之術。貨殖傳曰圭樂觀時變今之君子。吾見亦罕矣。而足不踏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饗其盛。為

蓋音蓋

議論矯矯凡
步史遷後塵

名高耳見封君特為名高不屑為厚利也韓子所說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

而遇卑賤必棄遠矣註名高欲立高名也今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為辭

而辭不就。不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驪

頰。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

而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

銘不載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此吳

不朽此處士者家本平陰平州平陰縣大父讓以

上墓皆在平陰祖曰大父徙家濟南自大母趙氏始

濟南山讓生鸞為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

東首府讓生鸞為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

城張氏歷城濟南首縣生處士處士生毀齒而張卒毀齒八

齒之時韓詩外傳男八月生齒八事父與繼母翟氏

躬自負薪米比弱冠父又卒子如也曲禮二十日弱

立稍試為功曹掾而文無害功曹掾即主吏掾掾从

冠音貫

好去聲

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註持法者或以已然非其所意私怨陷人謂之害無害無深文巧法也

好尋罷去隱于酒人人不可得而識也酒徒是也刺客傳荆轉然時時為里中少年論事動

厭足其意少年率伏處士有大畧凡再葬父母繼母

如初塋儀而賓客之會塋者視初塋什倍矣性嚴潔

無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纖汗生四十又四年而卒

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姜氏校尉琳名次

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五歲姜孺人生

有遠度度量弘遠不拓一乳不育輒為處士置丘氏丘氏一

不乳更為公置丘氏則竟乳二子曰登瀛登洲登瀛

乙卯舉鄉進士翩翩美文辭亟從余誦處士也而請

題其墓不佞則惟齊雅多處士伯夷居北海之濱不

能以衣冠坐塗炭而顏觸曰清淨貞正以自虞濟南

齊之臨菑地顏觸齊處士齊國策齊宣王欲貴顏觸

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

以當貴清淨貞正以任君雖隱于賣漿家漿酒也信

自虞註虞娛同樂也薛公藏於賣漿家往從之游即里中少年狎侮如

匪澣衣即風心之憂矣如匪澣衣註妾反勝嬌憂心去功曹無害如將浼焉不辱其身耳奚必人得而識

觸音獨

漿音將

澣音幹

之而率伏之也

彼第求其身之不辱無心於人之識之伏之特人自慕其義識之伏之耳

人莫大乎父母。生則躬負薪米。葬則賓客觀禮。是為

國勸孝情者也。

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后問使

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註北宮里名。非王之北宮也。命

婦則 姜孺人雖有遠度。非公刑于。安能一姬不乳。又

一姬進哉。處士卒後。二子乃竟以姜孺人立。處士使

之如在耳。

孺人之賢。皆公刑于之化。何乃謂。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是又為一國勸慈情者也。

孺人姜姓。故

何乃謂娶妻不必齊姜也。陳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註言隱居自樂。隨寓而安。無求

句句有根據
而融化處目
高才天授
不可及者

於世也。嗚呼。身致大誼。此明在處士之為墓。而西北走

邯鄲道也。

走邯鄲道。見潘母趙氏墓誌。終

鍾離。業陽無恙耶。趙使者

必且致任君大誼。而高其不業於齊。愈益重矣。

國策威后

又問使者曰。齊有處士。口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而見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註不業。不得在位。成其職業。 處士諱爵。字天祿。二

附音附

丘氏先姜孺人卒。隆慶庚午三月十七日。舉柩焉。登

瀛。娶張禮仲女。卒。聘薛天祐季女。登洲。娶齊承芳長

女。而孫男五人。震亨。謙亨。萃亨。豐亨。節亨。孫女二女。

一適邑諸生黃存性。一未聘墓在郡城西五里溝之南。公以再葬其父母與繼母者之兆云。

銘不載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樸而艷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王府小校

微也。言其甲微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縞不具。言其貧無裝送也。衿

衣小帶也。縞婦人之禕。卽幌巾也。女子嫁時毋戒女而為之。施衿結縞也。東山詩之子于歸。親結其縞。

明年余補郡。諸生有宅一區。大恭人迺遷而翦其餘。

以糊口者三。糊口寄飲食也。左傳鄭莊公曰寡人以糊口者三。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盡

則柶捲。甑合。細靡。錠。柎。鬻。諸市。食盡則柶捲。甑合之類。卽細微至錠柎亦

賣以供食也。柶捲。卮匱之屬。甑鬻。在類合。盒同。朝售。竹器以貯物者。錠。錫屬。釘也。柎。說文。闌足也。

糊音胡

甑音割

錠柎音定

付

衿縞音金離

賃音任

馬養夕售馬殮無常飽矣恭人佐太恭人賃縫

借備日賃

賃縫為人縫衣也

井白宴然

不火食故箕帚不滿隅

晉書劉毅劄

場音陽

浦隅蔭一壁場一竈

撤壁以變

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

噤音遺

西余既廩諸生間恭人噤噤猶若不能適晦朔

恭人愛姑

雖餘廩猶勤瘁以供姑食若晦朔間不能具一膳奉甘旨噤噤見劉母茹太孺人序所授弟子

束修以上上太恭人雖徹必劑以復進始余與廬州

別駕郭君為諸生同筆研

南京廬州府別駕通判之稱秦置郡丞以佐守左邊

為長史掌兵馬漢因之又治中別駕主眾曹文書唐六典後漢置別駕歷代皆有之通典從刺史行部別乘一車故謂別駕蜀志劉先主任龐統為治中別駕分紀隋文帝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置

莖音銜

過余而止之飯恭人莖簾以爨也

莖斬也

前蕭惟謹郭

君察之假擔薪

知之薪故

庚子余舉于鄉明年置妾蔡

妾姓

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疾予告

許告

假歸隨侍太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京

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二年封安人尋陞員外郎明年

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為順德

府知府

隸北

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郡余丙辰

上績得封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疾投劾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再擁二子皆娶婦也。越在田間凡十年。隆慶改元

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之臣交章大薦。海內二十有

二人與焉。與焉謂已得與於二十二人中。而余以一執臬吏。按察司謂之臬

臺臬法也。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終俱隱之誼。梁鴻與妻孟光俱隱

于伯陵山。乃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

哉。恭人生五十四年乎。人樸耳。為人質樸。太恭人雖莊臨

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蹶踏若失太恭人意

與音預 臬音業

長上聲

柴登音慈

闔音委

蕙蕙然自訟。蕙蕙恐懼貌。本辟之而反及之。命耶。不宜死而反死

命使然耶。性溺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

祝艾家姑舉火乎。徐恭人女適艾芹者。蓋白首响哺不恤其子

之近苦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為餐。饜飽也。此貫餘食也。亦嫌食貌。言

已若過飽而猶勸之。食不知其不敢食餘食也。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

與余語。禮婦有請事於夫必闔戶而語。闔在門內也。妾輩言事必直致其

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過不少假。寬

云。嗚呼。妻欲惠慧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樸於室

之相忘也。孟德曜孟光字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其

志七日不答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

孟光貌醜年三十不

嫁擇配必如梁伯鸞者鴻聘之出篋笥中綺縞粉黛以當其意七日不答女乃作布衣麻縷鴻乃笑曰詩所謂縞衣綺巾聊樂我員然作使伯鸞

案古梳字

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案莫敢仰視猶之儀耳恭

人豈獨為勝耶

猶之儀言其舉案之敬特外貌耳未必無憂患之心也外史孟光與梁鴻

相敬如賓每食舉案齊眉莫敢仰視焦漪園時解案字都作几案說謬矣不知古書有通用假借者如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

低頭就之乎蓋德曜有憂患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

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

氏女曰采女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

曰馴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

鯨氏女一曰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

外孫一人曰維高采與鳳翔先後歿

十月四日葬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

步

祭文

祭三原王公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為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

與為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

發廩庾不俟報章王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府有異政屢辨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章

蓋已汲長孺之倫漢武時河南失火上使汲黯往視惘瘵者身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

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

之罪上賢以及拊循東南大水凶歲眾望翕然庶蠲而釋之

維揚即今揚州東南即南京

康誥云惘瘵乃身惘痛也瘵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也

襄陽屬湖廣

滇中即雲南
古楚秦為滇

賦稅公乃獨持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大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

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時朝廷命王恕以南京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恕乃為之損益田糧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乃闢三塘勺陂與繼川不為

診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夷荆棘王師爰獲渠魁搗其巢穴脅從罔治。書云繼

脅從罔治言但誅首惡之魁而脅從之黨則不治之實維龔渤海是儀。儀法也法龔遂

以及開府滇中。獐獠興亂閹豎作鎮誅求

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

斯憚乃沒郭英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往安南求賂安

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遣一囚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

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王恕巡撫其地恕既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

英懼赴井死沒其寶石王敬用竄奸不至蔓是稱肅

僚維周之翰矣

妖人王臣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負緣為錦衣千戶上命太監王敬偕臣

採藥於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

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伺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

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械二人至下獄敬克淨軍斬臣林俊下獄於永

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乎極言敢諫之

秦紘山東單
縣人平生剛
移廉介歷官
至大司徒所
居僅蔽風雨
妻孥麥飯菜
羹不改其日
及卒家無餘
貲子孫有貧
之不能存者

士。成化惑於僧徒曉淫術發內庫銀數十萬折毀民
居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
林俊疏諫上怒下俊獄摘雲南王恕言俊盡忠
得罪恐人以言為諱上乃命復職加恕官保 秦紘
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挽其甄

淑別慝之風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總
督兩廣右都御史奏紘劾之逮景下獄

社稷之事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 恕屢上言切直太
監懷恩每嘆曰天

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為而不

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為公秉銓

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 元是太監懷恩以直道紘
召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

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直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
恕用之時恕已致仕家居乃召為吏部尚書尋加太

太子

子太保○秉銓秉 志在拔奇舉而能先耿鉅鹿

襄城 李裕 張莊簡 張悅謚 彭惠安 彭韶謚 何盱江 何橋

江人制太原清節弘猷維時之彥豐芭數世之所培植

海內善類之所推薦同陞要地頽俗不變庶元凱之

可逢 高辛氏有才子八元
高陽氏有才子八凱 雖異官而同撰懼瓦石之

相含精題才而不援 王恕考選官屬不受
請託為同事者忌

帝曰尚書元氣北斗 漢李固曰陛下有
尚書猶天有北斗 寔維阿衡冢

茲羣后何必密勿陟降左右 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
恕宜入內閣上曰朕用

文王興王業
於豐芭故今
以北京興王
之地為豐詩
云豐水有芭
芭草名言豐
水之傍生物
繁茂也

王臨川曰
惡也穀謂之
善則秀惡可
知

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
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奏爾許謨無不自牖
易云納約自牖
牖通明之義言因
明以通其蔽也
其知遇以隆其業為以久何二三
執政指萬安而秀言自口
好言自口秀言自口豈

不仁者之未遠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

主之近戚而恩有所不能私即救秦紘亦惟黨正雖

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施弘治朝劉吉專政與

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恕屢疏求退惟以懷及至藩郡

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為辭其邦士是式高山

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凡九閱月而疏二十上恕

吏部尚書王
恕奏請停止
生員吏典上
納事例上從
之

撫雲南誅郭英且上疏勸上不寶異物
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鬱鬱重臣不

可為象祗後天官吏部心折前修簿考中正管被九流

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任滿官員納米完者飢

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湏知功蹟牌册差人齎繳而

已至是王恕為吏部言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尚

論天造而此其好速番番元老誰適與謀是故先臣

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輩出忠良外

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劔必殛即疏王

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有不可犯之
色矣蔡介夫蔡清字介夫號虛齋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羣籍學

恕平生好學
至老不倦所

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

問益人垂老不寘待講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事
安生忿憶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時
出之地矣而況歷侍五朝歷正統景泰成化弘治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贈左
柱國太師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翼八座六部尚書
謚端毅射為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美周召於當代謂唐虞其
未遐也

祭縣令鄒君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嗇施自得則餘若夫欣戚

係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言世能取愜於適意可流

動而不居矣言有道人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崇志浩

浩鬱鬱凰翔虎視振俗障流宗盟士類并掘簣覆高

山深泉周作孔述聖熄明愆學以辭達奇能取忌即

空言之徒競爰慨然於小試召杜新鄉言如杜詩卓

魯陽城言如卓經綸散於理絲經綸治絲之事經引

亂猶治絲而林分之也燮調寓於解爭莊子市南宜僚

老子身與名孰親也親疎字本此
井掘二句言掘井必如深泉費簣必如高山言其志銳也

暮月一句言治效之速

解。暮月二邑。風雷千里。懸蒲在庭。漢劉寬蒲卧。轍當。

軌。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謂之曰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謂其才高望重不勞而治也。恫。原。

爾民。見祭王三原文上層優游吾心。既觴且咏。言弦宓琴。言游

成絃歌而治宓。昔十俊參名。三齊騫羽。閔子騫澹談。

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飾治於遐方。覲功立而脫組。組

也。鮮印。卑官勿羞。頽乎就愚。事興義便。躍以往趨。執

一於是。守關萬夫。樞要肆侮。螺蛉斯貌。螺即螺嬴細

螟蛉。桑上小青蟲也。詩。依彼古常。毒甘羣小。我違我

歸。匪祿伊貞。違之而去不知有祿而知有正也故嫉。

詭音尤過也

諛者必忤。眾雖阨困。而能亨。顧康濟之罔謀。胡委託

於尼止。既韜已以密藏。何美服之誨指。語云美服令

人。進以冠紳。退而韋布。非軒冕之避榮。耻衮職之未

晤。顧康齊至此彼名辱而華躬。顧簪裳以載路。仰茲

令操。立懦廉頑。奚其為政。敦朴以還。言其節孰云矯

異。愈堅末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有翼垂雲。伏林未

起。邦間卓稱。喜難於子。未言其子之賢

詩衮職有闕。天子龍衮不。政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

祭尚書韓公

維公既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蚤除

銓曹虞書朕聖讒說殄行聖疾也殄絕也言惡讒說傷絕善人之事也陟

明于朝黜幽于室地震陳言極時得失乃謫平陽

才浮于秩大獄讞訊藩王廸吉擢僉大臬臬音業法也法司謂

之臬愈多異政鉏疆洗冤浙風用競奏罷四府宦豎

斂手亡何詔繫不理者口顛沛必仁皇孚盈缶

是聖上信其誠而釋之也易曰有孚盈缶言其孚信如正之盈誠實之至無空缺也既歸杜門彌興孝友大

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叅冀北叱馭而走叱馭見大方伯允公太夫

平陽府名屬山西

皇孚盈缶當是聖上信其誠而釋之也

冀北今北京

人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及側以安。

光武焚火諸與王郎通者書曰令及側

子自安驅此羣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

何有。雖才應猝。氣亦足徵。

上谷今屬北京保定府

帝嘉武功。再陟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

三晉今山西

則莫敢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

在我為西戎在彼為室

于深于堅。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勅法。惟明薦賢。

大司馬即兵部尚書之骸

尋以高第。召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

骨謂乞致仕歸家也漢永

稱是良哉。既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不弔。失此老成。

相第賢以老病乞骸骨

詩昊天不弔弔憫也某仰止。匪今懿厥前修。撫填西郊。文獻是

求。徒論出處之大較。而景餘烈。以為休。何斯人。殄瘁

逝者如流也。

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賢人亡則國必危也殄如脉絕瘁如病危

祭良醞署丞馬君

在昔世家由禮爰彰貽穀穀善也遺之以善士不化於豐芭

豐芭見祭三原王公國何賴於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易

文園言其文之富也字本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夫武有不繩之憂

蒼賓戲云休息乎篇籍之祖武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為可繼而奚樂無疆

之恤哉召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言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也唯君有祖早

振文囿翕然儒宗德音是茂聲聞四夷身朋三壽詩云

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三壽三卿也願有壽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或曰願公

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唯君則孫毓茲仁厚聿服清僚宗廟

朋或是近義言近於上壽也

文園言其文之富也字本

用耐

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

也耐金既醇既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之士見其容履

之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為大賢之胄孫子矣孰

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蜀馬良字季常眉有曰毫

兄弟五人並有才名時人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此又切馬氏事也是雖鵠鷺之訓

聿嚴而騏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無敢謂秦無其人

左傳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

舊也茲何可使不久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仕宦相與曰有青雲交江淹曰表叔明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祭楊少司寇封君

韓文公燕趙自古多悲歌

慨之士使悲言以氣

凌人也

詩不屬于毛不離于裏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幽燕古稱多忼慷悲

歌之士即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

是亦為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庭尉刑部司空工部二茲

民命三丞相臺御史著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

屬毛離裏繼善成性當其還所遺於發婦者盈貫至

今澳陽誦不疑為長者漢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

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加之授所選於父

老者一錢愈使山陰謂劉寵為廉吏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及召還有

言其節槩

言其世德

書云日宣三

德夙夜復明

有家宣明也

浚治也有家

大夫也九德

有其三而為

大夫必曰宣

而克廣之使

之益以著一

周禮秋官司

五六老叟持百錢以送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為人選大

一錢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一致九十

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伏勝濟南人故為秦博士能治

尚書至漢文帝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晁錯往受之勝因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

書四子六孫星聚百里荀淑為樂媲美前史荀叔有八子號

八龍陳大丘借二子一孫造淑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此言楊封君四子六孫似荀淑

也獨浚明有家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

野者嘆王畿之多耆舊皞皞以徵帝力煦煦而近天

覆某等方覩維橋之向榮橋父也梓子也世說云伯禽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

冠掌邦禁以而俯以告商子商子曰佇觀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

逝詒斯令名則誰不撫燕翼未終而遡源自生以無

堪於情哉

祭畢封君文

靡流尚輯言無流俗而尚輯睦也作苦二句言力於農雖凶歲不為害服飾儉

尚雖富人亦不為華侈

難解紛而無取也何以爵為

盜牛者王得之盜曰刑罰是其乞不使王彥方知也

烈聞之使人遣布一疋勸之為善後有老父遺劍于

路守之以

還老父

以典兄弟常相親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

無凶歲楊暉傳田家作苦服膏無富人家稱隱君士稱逸民

先生於其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

解紛慕魯仲連魯仲連既射書聊城克之田單言於齊王欲封連連曰所貴士者為人排

難解紛而無取息爭化俗慕王彥方漢王烈字彥方善於教誘常有

盜牛者王得之盜曰刑罰是其乞不使王彥方知也

烈聞之使人遣布一疋勸之為善後有老父遺劍于

路守之以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行葦之詩言行葦始勾萌而終必茂

魏文侯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漢書朱老之禮執紼而饋

書曰惟明克允名信也言

明於刑使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故朋義有麗澤之益

莊子曾子曰不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祚

比秋南不失其時也又雁行有序故兄弟謂之雁行謂其有長幼也無論君子之至是

邦善者之入吾黨莫不見聞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觀

淳朴於式微得者舊於草莽也爰有譽髦實生膝下

詩譽髦斯士譽名也髦俊也早承嚴訓聿追時雅謂余志在春秋

用謀貽於弓冶禮記良弓之子必學為裘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乃登宗伯載

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某

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故

書片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所屬周禮以五聲聽獄訟一辭聽二色聽

聽五日聽二氣聽四耳鯉也過庭由也折獄道同者友案同者

莊子曾子曰不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祚

易鴻漸于磐飲食衎衎

官或遡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而夕考終木欲靜而風不寧是徒遺後以不報之情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趙隱君

先生代有厚產業。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遷

棧好。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言收成之後。未稼多也。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也。壯修

於忠信之義。而無怠穢服。服事也。言勤。千穢事也。千里則美。處

不愆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盧城諸豪。負勢任利。父

老有三害之耻。周處少無賴。鄉人苦之。謂之曰吾鄉。有三害。山有猛虎。水有長蛇。并汝為

三。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逡巡言事。言其化。諸豪。橫山

眾弟。雄才偉智。閭巷有二難之謠。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爭論。

父功德。咨於祖。太丘太丘曰元。每親於身。靡弗徐行。

室不去祿言其宗族和睦產業世守如祿不去公室也

肅侍協恭飭志

言其化

旱乾水溢指困而授長吏

周

求糧於魯肅肅有兩困米指一困與之困員倉也

即郡庭徵辟亦跡所罕至

伏臘夏六月伏祭冬十二月臘

歲時伏臘秩筮而聯羣季

詩賓之初筮左右秩秩註秩秩有序也左右之人各

有序儀之盛也逮妣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

而淳懿概乎人情聘魯貴公入境而問俗若獲麥丘

之隱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老人八十有三與之飲老人勸公一賤貨貴民二貴賢好門三

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悅載之歸而斷政焉見韓詩外傳

瞻岱高士及麓而仰

風悼茲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之遂為榮我

田既臧千耦其耘

大雅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周頌千耦其耘但隰徂畛千言多也耦

並耕也耘去苗間草也或徂隰或徂畛言耕夫徧野無曠土也

言就爾居百堵皆作

見歷城尹德政碑記

甫如雲興悅懌有穫

西都賦決渠降雨荷甫如雲築不

日成墜茨是恪

周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墜茨註塗墜泥飾也茨蓋也素封

比湯沐

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曰素封此言其富比於湯沐邑之所入也

黃髮詢廟堂

老人髮白變黃也詩詢茲黃髮庶怙用篤多男且良八

慈為龍今過其歷

荀淑入子並有才名號入龍荀儉字伯慈荀緝字仲慈荀靖字叔慈

荀壽字慈光荀正字孟慈荀爽字慈明荀肅字敬慈荀敷字幼慈○過歷謂九子也下九雛可見

九

雛皆鳳世謂之祥俶載南畝侯旅克諧

周頌侯亞侯旅淑載南畝

古無懷氏以道存生以德也載事也言長幼齊力于始耕也

儻于東序寔殷

漢書高帝曰其以沛為朕湯沐邑言以其邑賦稅供湯沐之費也

概如概量之概謂滿足也

安刑其民其
食而樂居形
有動作心無
好惡難大之
聲相聞民至
老死不相往
來命曰無懷
氏之民

孔懷厥仲承家紹儒衍澤昔從吾游崇心累迹嚴君
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溯洪深於濬源常慕
斯無懷氏之民古帝有無懷氏此言其德似太古之人也而誦其有道者
之言今其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
不忘者存邪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蓋先生斷斷自將

魯世家贊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索隱曰讀如論語閭閻如也言魯道

雖微而洙泗之間

尚閭閻如也音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古是常法句

似商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循循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二句見大雅思齊篇

吾黨與哉嗚呼世方昌披誰者章甫衆

乃恣睢我焉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子大人蒙正於

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往惟可語也性

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憤自動困不復

廢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在背

禮記夏楚二物收其

此文為祭文中第一不拘拘拊偶而縱標橫肆矩度自如讀之自齋悲悽又竟泫動

上音賞

威也夏履也楚荆也履形員楚形方以二儋也通家
物為朴以儆其怠忽者使收斂其威儀也

舊好道尊情愛儋股正毀齒就外灑掃應對毀齒十
齒之時禮十年出就外傳外傳教學之師也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

壯行未艾嗚呼先生遂使接跡朝廷之間以縱觀

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肩函丈之地巋然師席曰函

左右席間容一丈之地欲其解說之便也巋然高大

堅固之貌靈光殿賦云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

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受業

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顧瞻乎合志同方之士靡
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按察脩惟詞之垣翰

此歸功教澤

此追思教澤

院民生於三均茲為義晉大夫欒成曰民生於三事

之師勞功半益著其恩雖搢紳布列海內之才未量

而逕庭自愛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為邦焉入乎其

室謂其名世者出乎其門矣謂嗚呼哲人既萎來者

之悲檀弓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又安能無喟

然於君子不匱而逝者如斯哉

搢紳搢紳也

紳帶也謂揮

芻於大帶董

帶之間又曰

薦紳亦謂薦

笏於紳帶間

也又曰緡紳

緡本作搢

祭尹商衡

起頭數句都是為此公辨証見當世之不敷實也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

狃習。有實匪覈。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釋豈無恃良

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斁。彼乃轂擊負入。克棟

輟然若釋。轂擊二句言負債不還其券如山積也佐賄使氣。揮金廢籍。損賢溺愚。

營一意而務就。傾

千緡以勿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怨而放獲。漢郭解關東大

締好閤閤。聯姻

郡伯。在左曰閤。在古曰閤。謂世家也。邦族稱鉅邑。豪避席。交不和衷。

謔音學喜
樂也

嗽音饒誼
嗽也

此混濁世以
寄傲又能受
善言

辟音避

詩宴安鳩毒
不可懷也

此言其坦然
自得與世迥
別

漠焉楚豹。勢重臨而益厲。驕微施而廣隙。故謔衆以
 倨辭。嗽羣俠而取憚。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僖策。
 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貴。取
 順辟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奉身
 宴安。鳩毒匪阨。不為宴安所阨疾剝及膚。蹙不至額。不為利害所憂
 置心冥曠。瓠落自斥。瓠落淺而大之貌。莊子云瓠落無所容。垂成遽棄。
 中道女畫。則已視紛俗如汚已。以生寄為旅客矣。雖
 稟資之或偏。已默合君子之至適。則豈不與彼身為
 物累。心為形役。戚然若不終日。徨然若不得。所索者懸隔乎

祭殷檢討太孺人

詳見殷太孺人墓誌銘

視具詳見殷孺人序

詳見殷孺人墓誌銘

孺人名族世家。降淑自天。別駕覃澤。有開必先。亦既
 觀止。思輯用光。觀遇也。言女既嫁。夫便思光大。其家也。詩亦既邁止。我心則降。乃遭
 中葉。伯嫂是將。伯兄也。將事也。裘褐在筓。糟糠在堂。雞鳴視
 具。蠶織曰常。禮內則婦雞鳴起視具。具飲食之具。供舅姑者。井臼操作。不徒
 為養。琴瑟靜好。既翁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
 我儉。孰終有餘。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愆于厥初。唯
 是君子。夙夜敬忌。未嘗片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
 問是饋。何有何亡。務成其事。簪珥糞土。可捐非義。此見

善成其夫之美使不困於急難以永錫乎爾類詩孝子不匱

變彼檢討孩提自竒變好貌詩孺人自謂不肖恒斯變彼諸姬

豈其必盛于以轉哀弱不好弄而壯有為左語夷吾弱不好弄

德輶如毛一錢勿持既就外傳歲五更師外傳見前祭張先生

潭在昔三遷異代同慈既宦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烜

赫我以委蛇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大始誰先容夫節儉正直而從容自得也

寵至不疑順取逆守工拙半之祿即非羸饗殮不遲

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將棄而適用事可已而競時

蓋自乳哺勝衣無非無儀言少小時無擅制之義也詩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然若不勝衣借用

其則不違誘以其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

然為大儒必隱然為名公元本所揆孺人聖功攀龍

之於檢討處則同門出則借計自公退食見上靡曰不

詰交相定省如兄如弟手足一身壘篋六藝詩仲氏吹壘伯

氏吹篋言孺人蓋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其麗也將

其壽大化一遷云胡不瘳桑梓殄瘁非夷所謀命出於天

非常人所能謀度也其在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求逝者弗居

德音是道終也亦歛而固之意詩四國是道無疆維恤無疆維休見前

祭良醞署丞馬君

此末已與檢討交駢又沐孺人之愛無救於二但有述其徽美之德音而已

勝音升禮記父子其中退

且慶毋太濶八序

祭何考公太孺人

某等聞諸毋儀訊之女史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魯

室之女倚柱而啼緹縈之於父子緹縈父有罪當刑

憂魯君老太子幼而其雖值離亂稱義則身全乃自詣闕上書釋

其父而鍾離宿瘤治裡

貌祀與夫杞梁華周勇下五乘之賓

鍾離女無鹽齊宣王后貌甚醜諫王以四

二王之美鍾離女無鹽齊宣王后貌甚醜諫王以四

子○齊閔王出遊自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恠問故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命後車

訊信問也
誌訊之占夢

癩音留腫
也慮病

墟比懿德於海岱之里

嗣繼也徽美也言能繼其美德之音也詩云太姒嗣徽音

蓋家傳而問誦或異世而同軌也孰若孺人質之耳

目可徵其實邇之子孫可識其始哉相夫於儒婦道

乃成撫孤而仁卒貽令名考功之所以茂品藻之譽

擅題才之術楚卞和泣玉曰悲夫玉而題之以詎卽此題字則誰

與豫導其神發之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

欲養於總角之初詩總角非今而立訓示慈愈深於屬毛

之愛詩不屬于毛蓋士有披雲霧以覩之莫不卽音容而

如在也晉衛瓘見樂廣奇之曰此人若冰壺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方其奉親

惡如字 叱音尺

入蜀悼茲王陽長坂九折白首是將養也於時孺人不

以道惡為解而以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為九折

叱馭俱見大方伯三年理官巴人去思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

令聞天終使待銓衡者懷俎豆之教俎豆見殷母太孺人序三遷註

見經綸者思機杼之功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

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遂勤學不息復以讚孟母開

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矣某等能不悼淑德之云云而俟世類於無窮哉

相去聲

考功卽吏部考功司故云 卓濼云題不

逝死也

詩人之云云 邦國瘁殄

六日

卷之八

四

祭徐恭人

詩温温恭人
惟德之基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期

御當也御窮當窮苦之時也詩以我御窮 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

不譟不疑中含辨慧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

斯于詩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但居內主饋而惟酒食是司可耳 嚴于寡姑俛焉下堂懿斯象

服允矣糟糠象服法度之服蓋徐已 見一鍾於乳哺

始匪子而靡親尸饗勸學孰百其身詩如可贖今謂

壺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後人中櫛委媵託息茲

尸主也饗殮
熟食言主勞
苦之事而勸
學也詩云有

毋之戶襄

倫亦既抱孫

詩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受福不那

詩受福不那多也言受福豈

不多于以効我為勞孔多代終有慶違恤其他撫遺

孤而對泣奈蘊結之云何

蘊結思之不解也詩我心蘊結兮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稱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

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

伐柯九戩二詩皆周公居東之

購東人喜得見之又願留之而作也私愛慕也

公既入為大司空

工部尚書山東

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

東則濟南之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

搢紳見祭張先生文上層莫

不曰我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父居此也既而莫

不曰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父居此也既而莫

周公居東與朱公居東皆恰恰是山東朱公為山東按察使陞布政又陞都察院

搢紳先生都邑子弟便伏

下案

遺音

不曰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
 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衮衣兮無以
 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周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周公信宿於此
 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遠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周公
 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
 邊豆有踐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于指其妻而言也邊豆槩言禮器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
 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取
 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周公遺愛東人者何言乎
 見周公之易喜之也

集音

遺愛東人也書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

康誥曰汝陳時臬事勿篤

遺音

以次汝封註云時是臬法庸用次就也周公命康叔
 言汝果能以殷法敷陳是法與事矣然狗已不可也
 必與衆共之勿用以就汝封之私可也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微子
 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永綏厥位此亦周公之辭言
 汝當率由于典則之常上以蕃衛王室下以永安汝
 上公是周公之所命也而必以不惟耆成而必以率
 由典常康誥曰不遠惟商考成人耆老也不大也言以明德訓民如商老成人者汝當大其心而
 遠思之以為訓民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
 之法○率由見上

畧反數句收上起下統說入朱公

邁邁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侯
 甸撫萬邦永康惟無斁無厭書曰俾我有周無斁也無斁為言遺
 愛也公為按察務棗葵而不必於用訖呂刑曰率由

存存間也

斲音亦二
作妬
斷斷音聞
問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註云又治棊輔彞常訖盡也
威權勢也富賄賂也言士師明刑于以率治其民輔
其固有之常性焉耳故當時與獄之官非惟得盡法
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不為威屈不
為利誘也此言朱公用刑但公為布政務正供而不
務輔民常性而不必盡法耳

必於用惠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

欽猶日存諸搢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

無失迪知之士大誥曰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惟

然後舉郡邑而顛治之靡保匪番靡釐匪臬亂臣十人能蹈行真知乎天命也

猶曰今為得若在昔無斲乎是都

御史朱公也可以為陳時臬齊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斷斷註

張先生自勸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左傳姑剪

雖無耆成尚有典常朝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二句

是為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其是矣何患

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搢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

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為百姓望者雖

今貌祀亦於是未致也豈獨以袞衣哉古之大臣

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為遺愛備矣濟南

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

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

應上安得又來
居此句

想像以祀曰
貌祀

問去聲

以謹嚴以
宣不以未三
句尤巧

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邁。不。以。歸。以。習。不。以。異。
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青州杜公家邦迓愛卷引

長去聲下
同

蓋公為青州府屬山東四年于今矣所臨諸令長時時各

舉所為縣者狀人職相得也人與職相宜所移牒若條為

記惻然奉宣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長亦既

傳相勸課惟恐詣曹對簿負太守其理効者史記將軍青召

美薄者有過則薄責之令供所以得過李廣詰幕府對簿之狀而置對也

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如一日而治行稱長

者四境之內雞犬相聞鳴加和吠加應也而謂無以

致家大人之教惴焉不欲以治行自引諸令長愈益

行去聲下
同長去聲

勞去聲 疆強同 攜音君 行如字下 同

勸課百姓愈益疆於租役監司御史中丞臺交相勞也而薦書攜至左傳求諸侯而攜至謂雜沓而至也且以遷行猶之謂

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云公且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致

其教奈何為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州而太公問為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無

長如字下 同 為去聲

長物事無長時無餘剩之物私自喜之謂公曰吾往見爾大父為龍江驛至為按察使覆大獄而不難於反郡太守謂翻郡太守之案也征蠻之後幕府交檄從軍自蘭

長去聲

谿功曹浙江金華府蘭溪縣功曹吏也舉五十金裝界諸亡者御豈

獨賢即我獨 賢勞也之意

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乃得見爾大父於子也信斯言也公蓋四年不忘家大人之教於此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不知也然而察廉諸令長其自潔以不取如將不啻亡者裝交錯就檄獨賢載路不遑暇食猶為守臣四年於此且以遷行更念諸為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職或不相得吾所移牒若條為記法度具是相緣為姦動必廢格吾豈敢知之哉間丘先生有後乎何為至今不祀也法

插置諸公之 深慮尤巧

似齊國策趙后問鍾離子無恙耶何以至今不業也問丘先生者嘗見齊宣王

而稱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後

不謝焉說苑齊宣王獵于社山見問丘先生賜之田無租不拜又賜無後又不拜曰願君選良吏

臣得壽焉使民以時後無煩苛臣得富焉租稅者所

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臣得貴焉公曰善徭也以自存其業徭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於吏幸

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為久也選良吏以平法度

斯租稅正而徭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窮時此

不二千石所恃以為

聖天子圖其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公其

徭音遙徭也

自始至末只足無以致家

大人之教一祖為龍江為太守覆獄而畀亡者金以貽太公而公

更欲以良吏法度貽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

其計可以為久即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

言也乃諸令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識意志

與去聲

句直貫到底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此為門生賀太史耳特變其題以示新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人

歸濟南

府屬山東

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

曾大父衡為永平郡

北京

文學

官教

徵授德莊王經誼

長史永平後進皆從文學德郎中及王之國蓋

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峻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

許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襄毅三子誥讚論俱尚書

以莊敏文簡二公從

京南

戶部尚書誥謚莊敏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三人皆許進之

子誥讚則從學於殷峻

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中丞夔

勞去越憂嘉之也

兄弟

龍南京兵部尚書夔左僉都御史二人皆出峻門下

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至今諸齊言禮者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

稱山東大師

大師見送襲懋卿序

今幸詣家願以相累豈無意

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嘗稱學廢推讓未遑乃不得已

於父老而許之為受徒數人屬太孺人捐館舍

謂死也棄

積至數十人攝哀臨藝是歲省試得中鵠繼

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謨者二人顧濟南諸生則業

謂禮經多不受受它經正夫各為持論如其家家不

能難

即他經非本經此公亦辨論有理如其習某經之家即習某經之家亦不能難之以所不知

已上聲

哀音僅吝

哀之服也

中去聲

它他字

難去聲

說如字

二已音無倚

然亦咸得以舉大誼如是者五年余晚以駒事正夫

問詩數篇所受經即嘗聞之張先所者蓋正夫結髮

與余事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即更它受禮云明

年正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裕王府中矣父老

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乎即中廢何以

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相為二三弟子

者不愈益亡已時國家設科射策二三弟子視以

為祿利之路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弟子員即夕効

高第取右試官耳

日者傳云執空文以謂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

吾業既與

長上聲

恬然爲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孰信焉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身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効高第取右試官予安能知之卽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畔師孰甚焉吾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卽若許氏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檢討且八年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歛然在奧窔之間簞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一何齟藉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

許氏卽上許
誥許讚劉氏
卽上劉龍劉
夔

鯁首更魚骨
也禮記五十
曰艾服官政
六十曰耆指
使魁壘猶言
魁梧言大而
偉也

猶曰今朝廷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弟子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我往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亟自致以効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爲揖遜猶未失爲是也身爲揖遜而後乃今儼然總五經之耿論鄉唐虞之闕道以陳于王王前以爲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而懸之而實使自得之其相爲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

闕道大道也
易曰主器莫
若長子

應上相為三弟者二句

知之也。在昔有漢既以玄成為淮陽中尉玄成常賢之子父子

俱為丞相而孔次孺尋以詹事遷霸世大儒忌爵太過懼

德不堪又何推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

不得由是矣。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緒以有事

燕貽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天下自主器所有宰相自儒臣所

為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讓即朝廷用檢討

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從守師傅猶且推讓

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益勸豈為中廢無報乎

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都是明所以推讓之意

為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為廸功君遺孤滄溟父名寶封廸功郎太恭人年

二十有八歲襁抱二弱弟稱未亡人夫死妻稱未亡人祖母

楊暉於前子憂不肖暨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產數不

予太恭人志也數數欲奪其志令他適大恭人即傾篋中一勿

問之唯朝夕糊餽粥是命正考父鼎名曰餽於是粥於是糊余口餽亦粥也

希者曰粥言餽粥於是鼎之中僅糊其口而已儉之至也曰彼豈謂未亡人重捐

生即不忍此二三子貿貿食嗟來食相與僕輩轉漚

壑也貿貿垂首喪氣之貌檀弓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飢者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餓者曰

長上聲 數音朔 簾音盈

焉音煙

溽音辱濕暑也

澣音換澣澣首換煎以水洗之也

憂音甲

余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言我豈愛死特地不忍此二三子食嗟來食反被箠楚卒轉溝壑也

唯二三子焉依言我若死二三子安在我猶可有辭營死不嫁獨二三子安扞祖毋楊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

人亦愈益肅祖毋楊病癱且潰太夫人溽暑身自澣

溽傳藥底革而豫至疾將革而始有悔心宗黨無不難者蓋八

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學記三年視敬業樂羣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

則於朋徒無睽貳然恒以憂羨失諸君子漢高祖微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

厭叔佯為美盡轆釜客去水釜中有羨由是怨嫂及即位獨不封其子太上皇言之乃封其子為曼羨侯

厭音彥飽也

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即饜髡奴何異也髡奴有罪

髡鉗為奴者言汝所食與食髡奴者無異又何得享嘉賓先是有誚不肖不能力

穡服賈者兄嫂意難久居矣遂廢著出分爨各僦別

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夕母子煦煦相哺也句法通鑑

孔斌曰遂在處堂子毋相哺煦煦焉相樂也取濟西田自灤水用易岱畝

元年三什租季年乃什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不有

秋何賴哉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有秋成熟也因貸息沒入富農遷

廬學宮傍屬不肖壹讀廸功君書伏臘行經師脩脫

簪珥取給焉至十二月自行束脩於經師無所辦率賣簪珥以給之也不肖音蹇

理音二

泝音泝
泝音泝

鮮上聲

儻音庸

糲音糲
也既喜音

猶言偃
塞不偶
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
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
太恭人困于女紅
讀作女工
最辱

泝泝勿恤為之指手至泝龜
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世以泝泝統為

事註龜背之文如折不龜手者冬月以此藥塗手則
手不裂如龜背之拆也泝泝水漂也統綿絮也造綿
絮者臨水打成以此藥塗手則手
不裂故宋人世之以泝泝為生業
率日一飭
餽即再

殮必鮮飽
苕之華詩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
二弱弟

在窮閭與備保雜作自賣奉菽水
備保南方奴婢賤
稱也司馬相如與

備保雜作滌
蓋七年不肖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
器於市中

糲養
稍稍以束修
此既稟有儋石儲太恭人已戒令

餽原
覲音由

納音納
雅作構即
悅巾也

從游士貧者覲勿用篋矣
勿用二弱弟固猶曠不有

室里婦約結縵者
幽風親結其縵縵婦人之禕也
編

隣窺之莫不中輟采謝絕
采即納謂何可棄女於是

也庚子不肖始應郡舉甲辰詣對策以第次晚得補

司寇諸郎
刑部主事
時與二弱弟撫諸孫稱觴堂上太恭

人言夙昔事未嘗不輒泣下罷酒也無以二三子不

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言

易去聲

乞歸公移

本職猥以草茅叨蒙

聖恩擢為進士。歷官郎中知府以及今職。未嘗不誓以犬馬之勞。答稱萬分之一。即沒齒不敢自棄於明時者矣。奈何瞻依盛世。固臣子戀主之至情。而諱

羸音縲弱也

疾曠官。九臣子不忠之大罪。本職不幸賦質羸弱。調

理失宜。到任以來。所歷西延平慶等處。西安府延安府平涼府慶

陽府皆往還四千餘里。考過府衛州縣生童六十餘

痢音利痿音漏肛音

處。自夏徂秋。忽成泄痢。以致瘦瘠。頓發肛門。突腫坐

臥俱妨下血即多。元氣日損。醫生任某等投藥將至

百帖迄無一効。再念本職檢閱微能。非心力無以自

効。而頭目眩暈。即臨卷必至失常。況開科孔邇。求賢

大事。一有謬誤。人材所關。命在旦夕。實為狼狽。合無

憐察本職迫切至情。萬不得已。乞為轉奏。俯賜休

致。使本職得以殘喘生還。仰承

聖恩之高厚。即雖終無圖報。而感激難忘矣。

暈音運即
瞋眩之意

喘音舛疾
息也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九則安錯

九州之地凡有九品
何所錯厠而分別之

大氣焉舉

純陰純
陽之氣

誰舉而幹維焉繫

幹轉也維綱也天晝夜轉
旋寧有綱維係綴其際乎

隅隈安

處

天地廣大隅隈眾
多寧有知其數乎

谿谷丘陵山川多有何所刑德

何所牝牡

淮南子曰山為積德川為積刑
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詳見上層

厥上左旋

下焉取夫右轉

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
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

清濁攸判夫

何墳何衍

墳分也衍長也天輕清地重濁地何
獨分為九州天何獨廣遠而合為一何得

以寧今孰發焉

孰散之使
不安其所

何致以位今孰措焉

孰亂
之使

不得何四極之相屬卒其異方

爾雅曰東至秦遠西
至邠國南至濮鈇北

讀此文者當
孰屬于天問
篇

山仁萬物生
焉故為積德

水智智制斷
故為積刑丘

陵高敞陽也
故為牡谿谷

汗下陰也故
為牝

擯音忽用
力貌

墮音宴長也直琴中之四極

雍何傾覆豫何逢長南北順墮孰知其里

墮長也南北順而長孰知其里數之多少天問云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胡遵迹既化而

圻音册裂也儻倏同

厥壤爰止廣厚何圻儻忽焉合

圻裂也○莊子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

焉舉焉係焉敢焉合皆音煙

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也非地為之載則孰為之

重夫率嶽匪載匪脊

合山岳之氣而生草木

陽伏不出厥出安居陰遁

不烝厥烝何如

冬月陽氣伏而不出夏月陰氣遁而不上蒸

穀洛何鬪何

明即異也事明者顯矣

神爭明

國語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閉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積也數物之歸也川

氣之通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取於高歸於下今吾

執政無乃實有所缺以滑二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

官王卒塞之

梁山何朽何帝不饗

左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路遇

絳人問曰聞梁山崩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王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

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伯宗至如其言以對晉侯

子晉何諫后何庸

見伯

宗何告侯何從

見上氣何以復何所搔攻胡臣事是修

而代終以慶

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按此文全學屈原天問今附錄天問于後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

菅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豫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

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

菅音鄧友闇音暗馮音憑

當東南何汚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
 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
 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
 施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
 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荅
 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魃何聽焉順欲成
 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
 魃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汨音骨

施所加反

窳音墳

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
 墳之應龍何畫何海何歷魃何所營禹何所成康
 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滂東
 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隳
 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
 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日安
 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
 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

尻古居字

萍音萍

象首思

鯨音陵

瓶音祈處

上聲

解上聲

俞音全

蟹音孽
籀音約

此言射何伯
妻維嬪者何
人乎乃堯時
昇非有窮昇

九衢泉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
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甦堆焉處
羿焉殛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
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鼯飽啟代益作后卒然
離蟹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籀而無害厥
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啟栗賓商九辯九歌何
動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
射夫何伯而妻彼維嬪焉玼利決封豨是射何獻

也

玼音暹猶

希上声

鉅音巨

莠音拂

從音縱

號平声

澆去聲

少去聲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
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霍是營何由并投而
斲疾修盈白蜺嬰弗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
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施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鼈戴山
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
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

嬉音喜

鰥音環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極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
 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
 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綠鵠飾玉后帝是
 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
 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
 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

曼音真

牛羊干恊時舞何以懷之平矧曼膚何以肥之有
 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
 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
 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
 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
 極何乞彼小臣而告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
 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
 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足周

臯音罪字

挑徒了反

小曰之死諸子相攻身不得歛與見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甚之也

之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
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氏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拊夫
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干
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友側何罰何佑齊
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
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
封之金何聖人之一德中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
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藏去聲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
昌號哀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
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
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殄殺殷何所悒載尸集
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
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動闔夢
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

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逢蠶蟻微
 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免
 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
 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
 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又余是
 勝何環穿自間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
 長何試上自于忠名彌彰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

在陝西華州華陰縣東左黃河右高山中一路可行秦之門戶於殺函其猶

重鍵也

鍵音建關鍵也與鍵同在昔彊秦建瓴山東

言如居高屋之

注如決雷

雷山下泉湧出者枚乘云秦山之雷穿石每一

出兵割地効賂有若俯拾

如拾地芥山東諸侯合從而來

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為解

言道險不可行則俛仰之勢

異也

山東地卑故曰俛秦地高故曰仰過秦論云嘗以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今天下為

家

聖天子封域殺函不異宇下

京畿視殺函猶舍下耳山以東何

陝西山河四塞形勝于天下然平原固原一帶膏腴蕃滋外乏屏蔽訪騎漸已侵入葦昌鳳翔之墟若延安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踴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蓋本朝受降故城

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其肅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左孤故土舉番輒肆侵犯為河西憂洵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西川同患若且亦不刺以殘孽窟居西海番人漸以向徙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

患焉獨以北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
 羗往往窺西河玉關塞詳見上層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
 國出乘障矣乘亭障以守禦即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
 編發其中鼓采金鬻鹽亡命之徒見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以為
 有司者難難留難也言抗拒有司也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
 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陝西漢中府則鄖
 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陝西西安府而稱屯
 灞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
 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華陰渭南二縣皆屬華州

述冠生齒日繁前西境腹心之禍也

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卷一
目錄
一
二
三



